

· 獨 幕 話 劇 ·

井

籍 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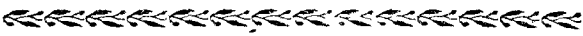
遼寧人民出版社

井

井

井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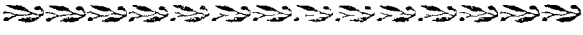
· 獨 幕 話 劇 ·

井

籍 華 著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瀋陽



內 容 提 要

某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老王頭，當合作社爲了開水田打井的時候，由於他對合作社性質認識不足，擔心自己的房子被泡倒，便暗中想法阻撓打井工作的進行。後來由於合作社對老王頭的房子問題的適當解決和社主任對他的批評教育，使他體會到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一致性，並認識到個人打算和有問題不和社商量的錯誤。

井

籍 華 著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瀋陽市馬路灣）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一號

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173·787×1092 1/32·14 印張·25,000字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4,106 定價：1,400元



時 間：一九五三年備耕時的一天早晨。

地 點：東北某農村。

人 物：楊主任：五十七歲，農業生產合作社主任，軍屬。
人稱「老進步」。

老王頭：五十二歲，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楊主任的親家。

王大娘：五十歲，老王頭之妻。

王 海：二十四歲，農業生產合作社生產隊長，老王頭之子。

劉 貴：三十二歲，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

李 成：二十九歲，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

麻 三：三十九歲，冒牌井匠。

佈 景：這是座落在山腳下一所孤零零的院落——老王頭家。舞台左後方斜露出三間草房的一角，僅能看到房門和一扇鑲着玻璃的窗戶。挨右房山有一個土堆，頂上插一截空心的樹幹，這是山溝裏的煙囪。煙囪旁邊斜插過來一排和房子平行的嫩綠色的柳條障子。舞台右前方有一棵蒼老的榆樹，樹後是王家吃水的井。越過柳條障子可以望見一帶漫坡的山梁。粉紅色的杏花已含苞欲放，翠綠的柳絲在春風裏飄蕩着。

幕 啓：紅日初升，朝霞滿天。場上無人。遠處傳來打井人刨土、扔石頭和呼喊的聲音。稍頃，台後傳來一片問話聲。

台後聲：（較遠）劉貴你回來啦？

劉貴聲：（較近）回來了。

台後聲：你一步幾個壟溝，這麼快蹦回來了？

台後另一人聲：都弄回來了？

劉貴聲：（幾乎在台邊）看看吧，都弄來了。（隨着聲音劉貴扛着多半蔴袋和籽由台右上。把蔴袋放在障子跟前，伸了個懶腰。）

劉 貴：（摸摸肩膀）哎喲！還真有點壓疼了呢。

（王大娘由台左上。她低着頭，手裏端個小葫蘆瓢。）

劉 貴：（一眼看見王大娘）這老太太，大清早晨上哪兒去了？

王大娘：（嚇了一跳）哎喲！我當誰呢，還是劉貴呀。我上屯裏去了。

劉 貴：你那是端的啥呀？

王大娘：跟朝鮮人老朴借點大米。你大叔這兩天不舒坦了，

給他熬點粥喝。你拿的啥呀？

劉 貴：我這是大米它娘——稻籽。

王大娘：稻籽？喲！這是攔哪兒「掏弄」來的呀？

劉 貴：在金家屯換的。

王大娘：你多嚙上金家屯去的呀？

劉 貴：今兒個起大早去的。

王大娘：喲！來回四十來里地，可倒是小入腿快。

劉 貴：大嬌啊，上秋再吃大米就不用你端個小瓢繞哪兒借去了，趁早預備個大米倉子吧。

王大娘：那趕情好了。誰知道咱有沒有那個命啊。不說這兩天井打的挺上勁嗎，見砂子沒有啊？

劉 貴：砂子是沒見。架不住咱們人多力量大，給它一個勁兒往下摳，早晚還不得出來呀！

（王大娘搭訕着不語。老王頭一邊咳嗽着一邊繫衣扣，病病歪歪地由屋內走出來。）

老王頭：（看劉貴一眼）劉貴來了？

劉 貴：啊。大叔不自在了？

老王頭：（邊咳嗽邊應着）嗯。（從麻袋裏抓一把稻籽看）這稻籽是社裏買的嗎？

劉 貴：不是。用我那點兒苞米換來的。

老王頭：你不是還缺吃糧嗎？你可真大方啊！

劉 貴：若攔在早我可不敢拿出來，今年入到社裏了，還能餓着我呀！有好幾份都看中這份稻籽了，我尋思等社裏討論完了再去，不就晚了嗎！

王大娘：喲！這樣做，你媽能願意嗎？

劉 貴：嚇！我媽一聽說打井爲了開水田，樂的她腿都不知道疼了。你沒看見嗎？這兩天和老齊太太倆，天天拄個大棍子，上打井那看去呀！可上心了。

王大娘：喲！她也快趕上「老進步」了。（走進屋去。）

老王頭：（漫不經心地把稻籽扔回袋子）你可真積極呀！

劉 貴：看你說的，爲開水田，誰不積極呀？連你還直給我井匠呢。說真的，這幾年我們這七八家叫這塊澇窪塘坑苦了。大叔你是知道的，我們這幾家哪有不正幹的？就說我吧，全屯哪個硬小伙子我頂不住？我都頂着星星月亮幹哪！可到秋還是人家吃乾的咱們喝稀的，地不給你作主啊！

老王頭：（敷衍地）你倒挺能幹哪。

劉 貴：（興奮地）頭三年劉二叔就跟我核計把這塊地開成水田，他說那是廢土變成金哪！保險年年豐收。可就愁這個水沒地方整去呀！跟前沒有河，想要開一眼井吧，個人又沒有力量，眼看是塊金子就算啃不動。可那時候我就想：有共產黨領導，早晚非把它開成水田不可。（得意極了）這一天到底盼來了！（說到這裏興奮得臉通紅，不管老王頭是否願意，一下子把他拽到障子邊上。）

老王頭：（膀子被拽疼）哎喲！你輕點，我有病啊！

劉 貴：哎呀！我還忘了呢。（指着周圍）大叔你看，這一片全開起來就是十來畝地呀！往少說一畝打一萬三千斤稻子，十畝就是十三萬斤。我的媽，能核五六百石哪！等今年上秋購糧，我腰板也挺起來了，我也能說硬氣話了。真的，大叔，去年冬天區委書記來問我：「老劉啊！你賣給國家多少糧食啊？」我可抹不開了。光聽個數不摸細底，

就好像我落後不愛國似的，其實我若有，我還不知道報頭一名光彩嗎？

老王頭：（不耐煩地用鼻子哼着）哼！

劉 貴：（發現老王頭的神氣）大叔啊！到那時候像你老這個歲數的，咬不動苞米楂子，喝點大米粥也就行了。這一下子生活提高多少啊！若不全屯大小孩了，怎都往這口井上使勁呢！

老王頭：（咳嗽着）井能打出水來嗎？可別做夢娶媳婦，白歡喜一場啊。

劉 貴：一定能打出水來。我小時候在這放牛，泉子可多啦。從打那年山嘯，讓土一堆，就都找不着了。哎！大叔，井匠今兒個能來不？

老王頭：八成能來吧。

劉 貴：那可太好了。

（王海由台右跑上。）

王 海：劉貴你可回來了。（跑去看稻籽）這才是真正的原子一號呢。這回啥都齊全了，就看這口井了。

劉 貴：（開心地）人都齊了嗎？幹上了吧？

王 海：就大晃和張有沒來，我這就找他們去。

劉 貴：這兩個二流子。稻籽放你們這吧，我幹活去了。

王 海：哎，你在這吃完飯再走唄，苞米楂子大芸豆啊。

劉 貴：（邊向台右跑下邊喊）不，等上秋吃大米乾飯的吧。

王 海：（讚美地）真是好樣的！（轉身見老王頭佇立在那裏）

爹呀，你快進去吧，一早晨挺涼的。

老王頭：不要緊。

王 海：麻三咋還沒來呢？

王大娘：（手拿棉襖由屋走出）別麻三麻三的，該你叫的？怎不好，人家還管我叫聲姐姐呢。

王 海：（不理她的話）我得找他們去了。（跑下。）

老王頭：（狠狠地瞪着王海的背影）他媽二百錢開小店，滿張羅。（回頭一看房山）啊！我這幾根木頭都叫這小子給搗登走了。

王大娘：可不是怎的。挺大個小子，一點兒心眼不長！（給老王頭披衣服）快披上點兒吧，看再涼着鬧大發了。

老王頭：不要。我這滿心是火，熱都熱不過來呢。（手搭涼棚向台左望，焦急地）老三咋還不來呢？

王大娘：你不是講好了，讓他在咱這吃早飯嗎？

老王頭：講好了！這個問勁。

王大娘：急歪啥呀？你上火人家就不着急！

（台右傳來打井挖土的聲音。）

老王頭：（急得直躁腳）哎呀！這若咕嘟一下子挖出水來可咋整？這老三真急死人。

王大娘：（担心地）你說能行嗎？麻三也不是正裝井匠，萬一弄漏，整出了亂子可不好辦哪！

老王頭：往哪漏去？別瞎操心了。

王大娘：若不咱就等等再說。『老進步』那天不是說萬一房子受害，社裏能給解決問題嗎？

老王頭：（不耐煩地）還等！再等就生米做成熟飯了。攔啥給你解決問題呀？屯子裏哪家房子不是可釘可鉚的，還能給你新蓋一座？別作夢了。（停了停）飯做好了沒有？

王大娘：開鍋了，再添把柴禾就好了。

老王頭：攤幾個雞子？

王大娘：打三個。

老王頭：你看你，那够幹啥的？

王大娘：（吝惜地）就剩不幾個了，整點就行唄。

老王頭：你呀，那麼大歲數一點兒人情世故也不懂。再炒盤土豆絲。

王大娘：（沒好氣地）炒！反正就那麼點玩藝兒。

老王頭：那個預備了沒有？

王大娘：（拉長聲地）預備了。這下子連吃帶拿就是好幾萬哪。唉！

老王頭：你別怨聲怨氣的行不行？咱們不是用着人家了嗎！

麻三那小子是無利不起早，不給他點甜頭他就幹啦？

王大娘：行了，你別教訓我了，快進屋去吧。（把棉襖扔給老王頭）捎屋去。

（老王頭懶洋洋地走回屋去。王大娘到右房山拿出兩棵蔥來剝着。）

（稍頃，麻三穿一身很不協調的藍制服，帶黑色的八角帽，手裏拎個小包，晃晃蕩蕩地由台左上。）

麻三：在家呢，姐姐！

王大娘：（猛回頭，驚喜地）哎呀！他三舅來了。（急向屋內喊）他三舅來了！

（隨聲，老王頭拖着鞋跑出來。剛邁過門坎，鞋跑掉一隻，不顧。緊緊地拉住麻三。）

老王頭：（如遇救星）哎呀！老三哪，你可來了！

王大娘：你姐夫眼睛都盼紅了。

麻 三：（笑着）啥緊事呀？這麼着急。

王大娘：你們哥倆快進屋嘮去吧。

老王頭：走，咱們到屋裏再說。

（老王頭、麻三讓着走進屋去。）

王大娘：（忽聞台右有腳步聲。急鬼鬼祟祟地窺望一下，跑回窗前。把嘴挨到窗戶上，小聲地）他爹呀！劉貴來了。

（她剛說完，劉貴跑上，她故作鎮靜。）

劉 貴：大嬸呀，你們洋鎬呢？

王大娘：誰知道了，沒拿刨井去嗎？

劉 貴：沒在那呀。

王大娘：（四外望，又向房山看了看）八成叫王海拿屯裏去了，我們這把鎬老也不着家呀。

劉 貴：（忽在房山發現）這老太太，這不在這呢嗎！

王大娘：（不自然地）在哪呢？你看我這眼睛，就沒看着。

劉 貴：我拿走了。

王大娘：你可記着給送來呀。

劉 貴：丟不了啊！（跑下。）

王大娘：（見劉貴去遠）這可倒好！誰用誰來取，輪官了。

（轉回來，一脚剛邁進門裏，突然咳嗽着，用圍裙擦着眼淚退了出來）這個死灶坑！燒點火就狼煙地洞的。（急到窗前）我說呀，劉貴走了。你和他三舅快到外邊來吧，一會兒噓迷糊了。

老王頭聲：對。老三哪，咱們到外邊去。

(隨着聲音老王頭與麻三由屋內急走出來。)

麻 三：我看這房子一兩年不要緊吧？

老王頭：不要緊！(拉麻三到障子邊，向遠方指劃着)你看，從山坡底下往這邊來，這片淤窪塘成年這麼潮乎乎的。我這房子又佔了個下坡。這要井打成了，一開水田轉圈都灌上水，不泡倒它往哪跑！

麻 三：喂呀！這一片若都開成水田，合作社可發個暴財呀！頂損也能打十來萬斤稻子啊。

老王頭：就算它打二十萬斤，可合作社是大夥的呀！輪到咱們名下能分多少。大夥吃大米，咱們個人吃虧，房子白搭上不說，還得溜人家房簷，給人家打租。你好好算算，我這裏裏外外吃多大虧呀！

王大娘：他三舅你快給好好看看，這個井到底能不能出水？

(指台右)那不，就在山根底下一堆人那塊兒。

麻 三：(煞有介事地走到樹下的井旁看了看，又向台右調綫似地望了望，於是搖頭晃腦地)嗯，我看哪，這股水綫還備不住就是攔那下來的呢。(指劃着)這不，攔那個樺樹墩子，穿過那塊地，(指樹後的井)正是這。看樣子這股水還許挺旺呢。

王大娘：(非常擔心地)哎呀，這可糟了！我們這個井，多旱的年頭它也不乾哪。才挖七尺深就見水了。

麻 三：(一本正經地)是吧？

老王頭：(焦急地)要那麼說這水田可就算開成了。老三哪，姐夫可算託咐你了。你應名也叫個井匠，你要說打不出水來，他們準能信。

(台後又傳來刨土聲。)

老王頭：哎呀！又刨上了。（拉麻三，乞求地）咱們快去看看
吧。

麻三：（拿把地）這事真叫我爲難哪！你說不管吧，咱們
管他親的乾的總算是親戚；你說管吧，還真不好出口。萬
一整漏了，還不得說我破壞合作社呀！

老王頭：（着急地）唉！只要能擋住他們往下挖，誰知道底
下有水沒水呀！咱們還能不打自招嗎！（用手指點着）只要
你不說，我不說，她不說，別人老白毛也想不到啊。

麻三：（沉思一會）不行啊，這啥可不像早先了。我看你還是
和社主任好好商量商量，你姑娘給到他家，你們倆又是老
相好的，他還能看你哈哈笑嗎？

王大娘：（慌張地）哎喲！誰敢捅那個馬蜂窩！那不是找着上
台坦白去嗎！老楊頭是有名的「老進步」，（小聲地）別
說是親戚呀，就是他親爹說一句歪歪話也不行啊。（指老王
頭）你問他敢去呀？前年因爲沒參加互助組，沒叫他給剋
個茄皮子色！你姐夫若邁錯一個腳窩呀，都像避貓鼠似的
躲着他呀！

老王頭：（有些不好意思）呆着你的吧。

王大娘：（不理他，神秘地對麻三）這兩天沒少讓王海探聽他
的口氣呀。他哪敢說呀！又怕挨剋，又怕面子上不好看，
本來就揸個落後名。愁的連飯都嚥不下去了，半宿半宿的
睡不着覺，直打咳聲。當面還得假裝積極，淨得說好話
呀……

老王頭：不淨說好話怎整？姑爺在前方還常來信，雖然說咱
不是軍屬也沾個軍屬邊呀。大面上還得過得去，就得這麼

打牙往肚子嚥哪！

麻 三：咦！王海是生產隊長，還說不上話去嗎？

老王頭：那小子他媽還長那份心？他都幫着別人套弄我呀！

王大娘：（担心地）你小點聲！（向四外望望，小聲地）全屯這些小年青的就像星星跟着月亮似的，都圍着「老進步」轉哪。有話還敢跟王海說！

老王頭：一提他我這氣就不打一處來。這圖若不叫他張羅，這井哪能打這麼快。人家尋思我沒在家，佔我們地，要等我回來商量商量，沒曾想他攔二上就領頭幹上了。我回來一看，三四十號人都幹到半半道上了，這咱要說出別的來，又好像不顧大體似的，就得這麼暗氣暗憋呀！（親暱地）今兒個挖到七天頭上了，還沒見砂子呢，大夥都有點兒洩勁了。這個說換地方，那個說找井匠看看吧，我這才忽啦下子想起你來了。老三哪！姐夫是燒香燒一炷，拜佛拜一尊，就靠着你了。

麻 三：（故意撓頭犯愁地）這怎麼辦呢？不好辦哪！

（老王頭已看出麻三的心思，向王大娘遞個眼色。王大娘到左房山後，拿出一小筐雞蛋來。）

王大娘：（珍愛地看着雞蛋，邊走邊說）他三舅母的病好點沒有啊？

麻 三：她那病就是沒臉，老那麼秧秧嗆嗆的。

王大娘：（拿筐給麻三看）你看看，我藏着掖着攢這麼幾個雞蛋，尋思過兩天消停消停我去看看他舅母。留不住啊！我們那小外孫子可蝎虎了，一來就翻箱倒櫃的。這回叫我掛房山上了，他沒找着。等會兒你給他三舅母捎去吧。

麻三：（忽然眉開眼笑）這怎麼說的，費這個心幹啥，留着給孩子吃吧。

王大娘：啥好玩藝兒，留着也零揪了。（拿進屋去。）

麻三：（精神頓長）姐夫，你說大夥這陣子真都洩勁了？

老王頭：剛才我沒說嗎，這陣子正是節骨眼。眼看着挖了兩丈多寬一丈七八尺深，還不見水，誰還不洩勁！（比劃着）有的都這麼直着腰幹了。（靠近麻三）老三哪，這可是個機會呀！若不老叫他們挖，萬一那鍬碰到正地方上，咕嘟一下子冒出水來，可就晚了。老三，咱們快去吧。

麻三：（似乎下了很大決心）咳！哪叫是親戚呢。走吧，趕早不趕晚啊。

老王頭：（高興起來恭維地）靠山燒柴，靠河吃水，這可是有啥親戚借啥光了。（興奮地拉麻三向台右下。）

王大娘：（由屋走出）可快點回來吃飯哪。

麻三聲：好，趕趟啊。

老王頭聲：先把酒燙上吧。

王大娘：（望着他們的背影）唉！真說不上哪塊雲彩有雨，連麻三也能辦點正事了。（呆呆地站在那裏。忽聞糊味，周身尋找）燒啥了呢？（忽然想起）哎呀！我的飯糊了。（急跑進屋去。）

（稍頃，台右遠處傳來趕車人急劇的鞭子聲、呼喊聲、馬嘶聲，顯然是大車窩住了。接着在台左一個洪亮的聲音喊起來了。）

楊主任聲：那是誰呀？馬拉不動了還打！

（隨着聲音，楊主任扛着鐵鍬及王海由台左急上。）

楊主任：（開心地望着遠方，問王海）那是誰？

王 海：孫二倔子唄。

（楊主任和王海急下。）

楊主任聲：「二倔子！我說你打我一頓得了！饒了牠行不行啊？連車軸都陷進去了，還能拉動嗎？你怎不挖挖呢？這可得着不心疼的肉了。那馬是合作社大夥的呀，一百多口人全靠牠種地哪！

孫二倔子聲：沒有鋤啊。

楊主任聲：沒有鋤你不好回去取嗎！

（王大娘聽到說話聲，探頭望了望，又縮回去。稍頃，楊主任和王海上。）

楊主任：（餘怒未息，轉過身來）怪不得這兩天紅轅馬不愛吃草呢，你看那一打一身汗，掉這一回膘，半拉月也緩不過來呀。（說着由兜裏掏出個紅色筆記本，用筆記）王海呀，你也替我想着點，這種不愛護公共財產的思想，得抓緊教育呀。

王 海：好，我記着。（跑到窗前）我三舅來了嗎？

楊主任：三親家來了嗎？

王大娘：（由屋內走出）喲！是親家呀，到屋吧。他三舅早來了，和他爹看井去了。

楊主任：哎呀，沒吃飯就出窩了？

王 海：大爺，咱也去吧。

楊主任：好。

（二人匆匆向台右下。）

王大娘：喲！你們可真是忙人！（剛要進屋，忽若有所恐地停下。跑到台右側，喊）王海呀！你回來一會兒。